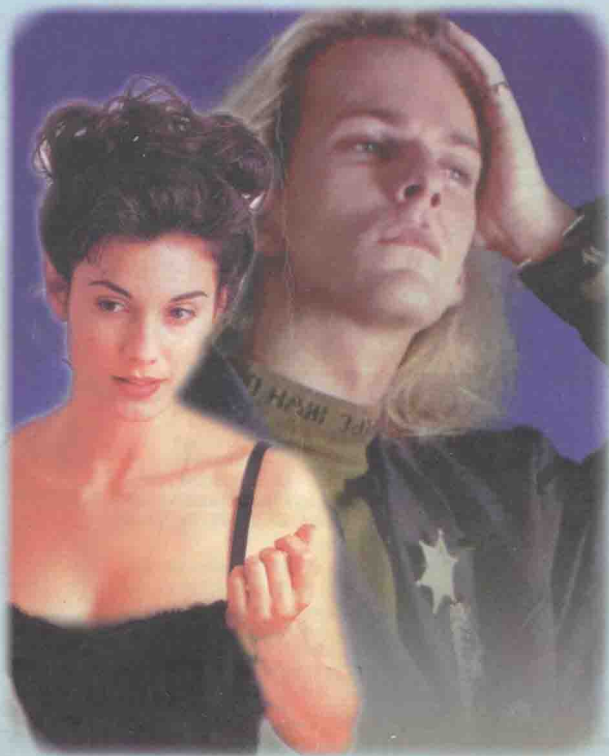


情 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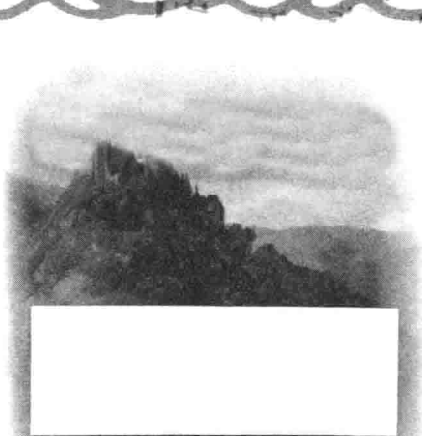
西德尼·谢尔顿



海峡文艺出版社

情 坠

西德尼·谢尔顿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 新登字 05 号

情 坠

西德尼·谢尔顿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1 印张 237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34-837-5
I·732 定价: 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绯闻不绝于耳的年轻伯爵朱廉安情场失意，他玩腻了那种浪漫的肉体游戏，再会煽情做爱的美妞他也无动于衷。

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游戏打闹中倒在他脚边的秀气男孩……。不料卸妆后竟是一个漂亮不俗的女孩，且见她满头红发、灿烂如霞、特立独行、淘气中带出美艳和英气。两颗心碰在了一起，柏雅琳成了伯爵的新娘。

他们一起游历了欧洲名胜，一路上勾心斗角，玩着危险的感情游戏。他们的情感和肉体关系瞬息万变，在不断的情感折磨中，朱廉安伯爵终于发现了柏雅琳的骇人秘密……。

1

马契伯爵朱廉安不经心地轻弹一下她雪白的肚皮，翻身躺回丝帐床上，半睁眼皮地盯着被火光映射在对面墙上的跃动暗影。某种慵懒的满足感暂时纾解了他的无聊及无趣的感觉。

“你满意吗，爵爷？”她抚着他的头发，全身由于他带给她的愉悦而瘫软着。

“当然罗，薇德。”他说，有些懊恼她破坏了大好的宁静。

她牝鹿般的棕色眼瞳闪过一丝怨怒。她知道就在刚才她令他获得了满足，而现在他却一脸的淡漠疏离，让她感到十分屈辱。然而，根据她长久和贵族周旋的体验，发怒绝对有害无益。于是她拿出媚态来伏在他胸前，双臂环抱他的颈项轻轻转过他的脸。她得意地看着他伸手抚触她的栗棕色发丝和背脊。

令薇德感到意外的是，她自己的身体倒迅速战慄起来。她长吁一声，欢悦地低吟着。

廉安姿态优雅地翻身在她之上亲吻她。他将满足她所需，毋庸置疑。他两手熟练地探索她全身。

他的手指探入她体内，她惊得瞪大眼珠。她眨着睫毛，嘴唇抖动着，使得她看来十分真实，十分人性。她的

脸颊逐渐泛起红晕，身体微微地颤抖着，她迫切地要他融入她之中。他直起背脊好让她引导他进入。

尽管廉安的身体律动地回应着，他却感觉和怀中温暖沉醉的女人奇怪地疏远，无法真正感受到她热情强度。然而在她接近欢愉极致时，他的呼吸也随之紧促。他更深入些，听见她纾解地呼喊，同时他的身体也给予回应。

他让自己在她身上停留片刻，才全身瘫软地趴下，头垂落在她枕边。

薇德静默不语，在他之下平躺着。她不计较自己的愉悦。她等着他对她轻言细语一番，然而他只不吭声地趴着，渐渐平息了呼吸。

她的身体由于他的重量而开始承受不了。但是她一动也不动，唯恐惊扰了他。

“薇德，几点钟了？”他问，声音从枕头中朦胧传出。

“只差几分钟就十点钟了，爵爷。”她的语气带着点紧绷。

“该死！”他翻身移开。薇德看着他站起在床边，利落地伸展他顾长结实的身体。一如以往，她无法看着他而不心生仰慕。曾经有几个月她称呼他为她的“黄金神祇”。但是现在她认为他只是个善变的神祇，让她几乎毫无转圜余地。

她努力在脑中搜索一句能引他注意的话语，突感挫折起来。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她叹息一声，直起腰来靠着枕头，一面将被子拉过盖住身体。

他匆匆穿上微皱的白衬衫，转身面对她。“我必须走

了，薇德。我和布培西约好在白府见面，已经迟了。”

“我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你呢，爵爷？”她的语调中带着抑制的甜美。

他不耐地挥挥手，漫不经心地说：“很难说。我将要和一伙朋友到乡间去狩猎，可能会离开伦敦一阵子。”

她深吁了口气，感觉无趣起来。

他稍嫌费力地穿上那件剪裁细致、巧妙衬托出他宽厚肩膀的蓝色外套，大步向她走去。

“相信我不在时，你必然可以找到足够方法来自娱的。”他说。她听出他话中的警告意味。“我只希望你在归我豢养的这段期间之内不至于过度轻率放浪。”他俊逸的脸上浮现淡淡的讥诮，那对灰色眼瞳益发显得冷酷。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她的脸颊顿时失去了血色。

“噢，是吗，薇德？多么奇怪。我以为你必定知道我的意思。无论如何，”他不经心地继续说。“等我回来之后，我们得好好谈谈。”

他拿起手杖，将斗篷披在肩头上。他走向门口，突然又回头。“无论你做什么事，千万别低估你的价值，亲爱的，你是许多男人渴求的情人呢！”

他静静关上门便离去。薇德听见他两步一级匆匆步下阶梯的足声逐渐远去。

“你该死！”她朝关闭的房门嘶吼，希望手上有东西可以丢掷。“全部的爵爷都该死，自大的、夸耀的孔雀。”

当她的愤怒渐息，她深锁着眉头，紧咬嘴唇，开始为自己的疏忽生起闷气。她早该料到她和李维爵爷的协定会

让他自大、浮夸起来。她不该犯那个错误，一个愚蠢、不合时宜的错误，极可能令她失去一位慷慨的顾主。

她拉开被单，缓缓站起，身体由于刚才的床上运动而酸痛着。她坐在化妆台前，开始梳她缠结的栗棕色头发。她停顿下来，凝视镜中那张媚丽的脸孔，心中暗暗雀跃。李维爵爷是个富人，而且似乎能欣赏她口音不清的英语和她动人的躯体。

她叹息一声，瞬间沉下脸来。她喜欢廉安，而且他毕竟是个伯爵，富有得吓人。她发现自己正若有所思地望着她摆设雅致的卧房。她将会想念这个房间，以及——她陷入沉思——一个极度精于敦伦之艺术的男人。事实上，在她遇见他之初，他就是个不吝于给予的人，总是毫不自私地设法令她感受愉悦，尽管她只是他的情妇。

至今她仍不时会惊讶于他有能力令她浑然忘我，令她忘了让他愉悦原是她的份内工作。

她站起身，吹熄蜡烛，回到床上。虽然热情正炽，她内心冷静地知觉到廉安即将离开此地。她将有余暇认真评估李维爵爷的追求行动。

她不久便拟定了合她胃口的计划，便怀着自信安然睡去。她有把握要那个一毛不拔的李维爵爷拿出一笔金币来。

在可颂街的红砖府邸前，廉安登上一辆出租马车，向白府疾驰而去。他在略显破损的座椅上伸展他的长腿。老旧的木质车厢随着马匹在崎岖石路上奔驰而剧烈摇摆，廉

安必须抓紧磨损的皮带才能勉强保持平衡。此刻他对于在薇德归他豢养的期间和别的男人共享她这件事已逐渐释怀。老实说，近几个月来他严重地忽略她，不定时地造访她也只为了一个目的。他是在利用她的身体以求短暂逃避他与日俱增的不安。薇德是他最近的选择，用来替代莎拉夫人，因为他发现在那段关系中佯装甜言蜜语已愈来愈困难。面对薇德时他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取悦他是她的责任。他丝毫不怀疑她有能力照顾自己。她像只猫，柔软温婉，擅于安全地四脚落地。他轻叹一声，闭起眼睛。他希望薇德在追求李维一事上能够顺心。

当马车在圣杰姆街的白府门前停下，他利落地下了车，慷慨付了车费，脑中不再有薇德的影子。

“晚安，爵爷。”白府一位老随从开门招呼，深深鞠躬，默默接过廉安手中的木杖和斗篷。

廉安点头回应。“培西爵士是否在这里，亨利？”

“是的，爵爷。他在纸牌游戏房里。”

廉安穿越黝暗的书房，厚软的地毯吸去他的足音。高及墙上的书架上有成排成列的鲜少被翻阅的羊皮书，而厚重的桃花心木桌上则躺着整齐堆叠着的旧报纸。他佻足瞄一眼论坛报，浏览一则关于拿破仑被监禁在艾尔巴岛的报道。这个独夫，至少他现在已变成纸老虎，霸权已被剥夺。

“真令人吃惊，可不是吗，爵爷？那个狂妄的柯西嘉人竟然能将整个欧洲操控于股掌如此之久。”

“的确。”廉安说，转身，迎面瞧见素为关节炎所苦的

莫兰公爵。

公爵阴郁地望着报纸，继续用他悠缓、沉思的语调说：“我一直很纳闷那个微不足道的匹夫是如何在一夕之间崛起的。”他轻蔑地耸耸肩，引发的疼痛令他龇牙咧嘴起来。“不过，法兰西人民也理当受够了纷扰不安的政局。他们实在是个多难的民族。”

廉安轻声说：“当我们回想革命之初法兰西人民的暴动状况，也许会发现政局的转变并非无迹可寻。”

“希望你别变成共和体制的拥护者，孩子。你那去世的父亲可是会深恶痛绝的。他是个极度严峻的人，有时简直正经得过了头，我想你非常清楚。”

“是的，阁下。我父亲的确是如此，或许犹有过之。而身为处处讲求正义的英国子民，我不认为像这样坦诚评论历年来法兰西君主的昏庸愚昧，便表示我是共和体制的拥护者。事实上他们的确是腐败无能。”

“说得好，孩子，说得好。”公爵两颊发光，早将他先前的评语抛在脑后。

“阁下，恕我失陪了——”廉安说，握起老公爵的手。

“去吧，爵爷。别忘了代我向你亲爱的母亲问安。希望她的健康状况保持良好。”公爵似乎在提醒自己。“和朋友们愈来愈难互相照应喽！死的死，消失的消失。”

“我母亲会感谢您的问候，阁下。”廉安向公爵微笑说，胸中漾着满满温情，然后他朝着纸牌游戏房走去。

在经过书房途中，他神态从容地向其他几个熟人招呼，但并未停步，心想可怜的培西一定正为了他的姗姗来

迟而生闷气。

侍从招呼他进入游戏房便迅速关上巨大的橡木门，以免打扰书房内其他比较清醒的牌友。这间纸牌房迥异于白府的其他房间。烛光荧荧，充满喧腾的人声。侍从无所不在，穿梭于人群中，捧着装满酒杯的银盘，足以让人宿醉到天明。

廉安环顾房内数桌牌友，直到瞥见培西爵士。他正懒懒地坐着，一条腿优雅地悬吊在丝缎椅腿上来回晃荡。

他静立在培西背后，注意到培西面前的金币只剩一小叠，不禁摇了摇头。当培西将剩余的金币几乎全数掷向庄主时，廉安终于忍不住将手按在他肩头。

“今晚你的运气相当背呢，培西。”他在朋友旁侧一张暂时空下的椅子坐下。

布培西爵士将一双淡蓝眼珠一转。咕哝着说：“唉呀，廉安，我除了蹲在牌桌前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我猜你大概是醉卧在哪个美丽的情妇怀中，忘了我们的晚餐约会吧？”

廉安粲然微笑，闪着一口白牙。“相当正确，老男孩。可是你要知道，我没有忘记，只是迟了一点。您谦卑的仆人在此供您使唤。”

“你这浮夸的狗仔。你不可能是任何人的谦卑仆人，马契。该死，我几乎全军覆没呢！”培西爵士向椅背一躺，将剩余金币一扫，塞进外套口袋里。

“看来我救了你免于死，也许你该向我道声感谢。”廉安露齿一笑，边向递着杯葡萄酒给他的仆役摇摇头婉谢。

“噢，马契，你今晚不玩牌吗？”

廉安转过身去，冷冷地打量一旁正酣然品尝着杯中物的狄华尼爵士。他向来不喜欢那个人，可是他是父亲生前的朋友，因此在廉安的法则中，他至少值得廉安待之以礼。

廉安淡淡微笑着说：“你看到了，爵爷，我在这里和布爵士有约。”

“我则是饿坏了，”培西爵士打断他。“来吧，廉安，我们来尝尝皮耶烹调的美味鲜鱼。”

廉安耸耸肩站起来，朝狄华尼爵士欠身鞠躬。“你得见谅，爵爷，若是我不赶紧满足布爵士的需求，只怕他天一亮便会将我逮到郝士陆猎场去的。听您使唤，爵爷。”

狄华尼爵士挥挥他那细瘦、布满青筋的手，转回牌桌上。

“真是粗率的家伙，我向来就不喜欢他。”培西爵士越过肩头对他说。廉安只拉拉袖口，两个友人一起离开了游戏房。

“耐性，培西，耐性。”

“可是那顶假发，廉安……他还化妆呢！你看见他嘴边那颗可笑的假痣了吗？”

“古董，培西，他只是个仍在呼吸走路的老古董。想想他会怎么看待我们花俏的领结和故意梳得凌乱不整的头发？”

“我父亲以前常告诉我，假发理藏满了虱子。”培西说，固执得像头嚼着皮靴的山羊。

廉安大笑说道：“我只怕如果你执意这么想，培西，你会倒尽了胃口。”

午夜过后，廉安和培西离开了白府。满月悬空。由于夜气凉爽，廉安怂恿培西陪他一路散步回他位于葛罗维拿广场的寓所。两人享受着怡然的沉静，只闻手杖落在碎石路面的脆响。廉安若有所思地说：“你知道，培西，我对薇德渐渐厌烦起来。我是否能仰赖李维来将她脱手？”

培西从浆得僵硬的衬衫领子上艰难地转过头来，惊异地瞪着他的朋友。“她可是个尤物呢！”他说，试图探测廉安的情绪。看见廉安依然无动于衷，毫无回应，培西略显夸张地说：“老天，廉安，她做你的情妇才多久？才五或六个月呢？”

“那么你何不接纳她呢，培西？不管李维了，她肯定会喜欢你更甚于那个弱老头的。”

“恐怕我是力有未逮，你是知道的，马契。我可不像你，我不幸有个随时握着皮鞭的父亲。”

“胡说，培西，你非常清楚你绝对有能力供养美丽的薇德，只要你别在牌桌上挥金如土。”

“你说得容易，廉安，”培西说，故作苦涩状。“你才十八岁便富有得像麦得斯（译注：希腊传说中能点石成金的国王。），拥有自己的财富。老天！一想到这个，我胃里的晚餐便开始翻搅起来。”

“随你的意，培西。不过万一你改变主意，可得加紧行动，因为等我回伦敦来之后，便要取消她的生活供给

了。”

“你想得周到，马契。不过目前我和我的皮夹都相当满足于少一点享乐。”

两人再度陷入沉默。廉安忆起多年前父亲死于一次狩猎意外之后，他如何学习着经营他的庞大遗产。当然，还有一位惯于抱怨的母亲。所幸他终于如她所愿，将她安顿在普鲁街一间华宅，和一群同等富有的孀妇来往度日。

“我说，廉安，你什么时候去圣克莱？”

廉安由回忆中苏醒。“明天吧，我想。希望周末你和修依能来。”

“除了打猎、钓鱼之外，你们还有些什么活动？”

廉安望着培西充满期待的脸庞，柔声说：“新鲜的乡间空气，培西，除此无他。不过那里的空气真的异常清新呢！”

“那对你不好，马契。你总该知道新鲜空气对肺部有害，所有人都知道的。”

“当然，到了晚上我们可以借着享用佛朗沙的绝佳厨艺来提神。”廉安用手杖头戳戳培西圆突的肚子。

“这条件倒是可以接受。你是否介意我把‘黑奶油山刺花蕾鳕鱼’的食谱给佛朗沙？我的厨子做这道菜老是不对味。”

廉安脑中浮现培西和他那位富艺术气息而多愁善感的厨师之间冷面对立的情景，不觉莞尔。“或许你最好别那么做，培西，因为我知道佛朗沙喜欢狂热地舞动他的厨刀。记得有一次，一个可怜的女帮厨吃了他的圆饼之后死

不认错，结果尖叫着冲出厨房逃命。”

培西猛然记起他父亲曾经反覆叨絮着法国人是如何地难以捉摸。他决定放弃他的鲑鱼食谱，并且改换了话题。“我想我们还是玩牌比较好。我准备好要大输你一笔，你知道。”

“我告诉你许多次了，培西，你出牌时得小心点才好。你下的赌注总是太大。你该多用大脑，而少用你称之为直觉的虚幻东西。”

培西置之不理，因为他已听过太多次。他佯装洒脱地说：“啊，我知道修依会替你安排加入牌局，到时候我们再好好瞧瞧你的牌技有多么高明。”

“你说得对，我们走着瞧。”廉安从容说道。“这次我会证明你错了。在圣克莱没什么能令我分心的东西。”

培西听而不闻，满脑子是赢得廉安财产的沉醉绮想。

廉安经过两天旅程，到达了圣克莱。当他驾着马车朝北疾驰，带着唯一的伙伴普蓝，心中那股焦躁不安再度浮现，即使精采的狩猎假期和与好友共度的舒适夜晚都难以平抚。马契伯爵额头上的皱折是唯一可见的情绪信号。倘若普蓝看见主人的表情，或许会以为他是由于玩牌输了赌注或者和新闯入的猎人而生着气。但他没有机会观察伯爵的脸，因为伯爵始终凝望着前方道路，一动也不动。

当普蓝忙着付过路费，廉安不受打扰地独自陷入沉思中。

他已有数个月不曾造访圣克莱，而他此次重游圣克莱

并非为了巡视财产，而是基于连他自己都无法定义的动机。他想逃离味同嚼蜡的情感关系，因为每当他伫足思索，一股空虚感便没来由地啃噬着他的心。

也许，他边挥舞着马鞭边想着，他该和修依谈谈。不同于培西，龙登爵士卓修依是个老成持重的男人。在他们多年的友谊之中，廉安从未见过修依对于老友的任性有过一丝埋怨。然而，他又该对修依说些什么呢？他总不能向他抱怨他厌倦了自己的财富和头衔，因为他并非如此，不，是其他的什么，令人困惑得无法捉摸的东西。

前一晚他偶然凝视培西的脸庞，发现他眼睛四周明显的岁月痕迹，以及那副一度健硕如运动员的肥胖身躯。培西总是讥笑他已成为“杰克森绅士拳击房”的固定装置。然而，此一习惯却有助于维持廉安的精实身材。培西似乎将全部精力，甚至一生，献给了赌博、女人和酒。现在廉安倒像个伪君子，竟批评起他的老友了。老实说，他自己和那些在夜晚四处寻欢作乐的人们究竟有何不同？彻夜狂饮白兰地之后的清晨，他不也和他们一样地头痛欲裂？

廉安发现这种漫无目的的思绪令人感到挫败而且难有结论。也许，他想，这趟圣克莱之旅正是他需要的。然而对于此一念头他却讥诮地撇着嘴。他依然将圣克莱视为童年冒险的快乐园地，等着他前往屠龙救美，虽然实际上那里从来不曾有美人可以拯救。

他催促马匹加快脚，血统优良的红棕马奔跃向前，它们是支训练有素的劲旅。它们迫使他不得不集中注意力于前方道路，因为那路面十分窄小，甚至危险。

普蓝抓紧车身，摇了摇头。他的主人一向习惯疾速驾驶，但是他从未见过主人在这种狭窄的道路上疯狂奔驰。他感觉主人驾驶的模样就像是有魔鬼在背后追赶似的。这么一想，他心惊地环顾四周，巡视车后的路面。空无一物，只有沙尘在车尾扬起。他耸耸肩，怀疑魔鬼是否为隐形。他转头重新盯着前方，暗暗感激他的主人是个绝佳的控马高手。

离开伦敦三天之后的下午，廉安驾驶马车经过距离圣克莱西方数里的波摩村。小村庄十分空荡，只见绿草坪中央的小水潭，几只鸭子懒懒地泅泳着。

“所有人全在家吃晚餐呢，阁下。”普蓝说，边环顾着小村庄。

“你很快就能吃你的晚餐了，普蓝，”伯爵回头说。“我们离圣克莱不远了。”

“是啊！”普蓝应和地说，愉悦地想像着正等待着他的丰盛晚餐。他再度攥紧车身，看着主人驱车离开小村庄，吆喝马匹前行。

当他们进入圣克莱庄园，廉安心底一阵兴奋。路边成列的高大橡树，形成浓密的绿荫。细小的太阳光束射穿枝桠。他饶富趣味地想着，在圣克莱庄园消失之后，这些巨大的橡树仍将永恒存在。

橡树路径的终点，马车沿着条碎石路蜿蜒来到一间石屋。廉安喝令马匹在门前石阶之前停步。

落日余晖照映在双层楼的厚重石墙，以及四隅的歌德